

清明祭

一生坚守

乔休

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话题,便会变得微妙而敏感。比如有一段时间,父亲很有些焦躁不安。以往从没启齿的事,他开始时时与母亲提及。那便是他想为自己和老伴,找一个合适的归宿。也许他察觉到什么,或者冥冥之中,上天透过他身体器官,向他发来信号。那年他六十五岁。六十多岁,好像该是充满气概和斗志的岁数。而他却早早选择收山。那是一九九二年夏天,外表看上去,他还是相当健康的状况。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带着哀伤,但又无法回避。好像有许多家庭的父与子,很难在同一个频道对上话。我家也不例外。那时我刚届而立未立,满身负担,焦头烂额。觉得父母年轻而健康,无所不能,精神抖擞,是我勇敢而坚强的后盾。所以这样的事,似乎还没到在我家提及的时候。

我们的家,年轻而单纯,就连分岁酒,都因为缺乏祭祀环节,而无法做到隆重而肃穆。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母,他们非常偶然地,出现在父母片言只语的回忆中,而且祖父母远在深山老林,岁月深处,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心理位置。据说,他们在我父亲幼年时就已去世。甚至,我都没见过他们的遗像,他们的坟头,也只去过一次。当一个亲戚提及,需要在家墙上挂上老人照片时,我们是无从选择的。

听上去,实在令人沮丧而忧伤。似乎我们身边没有哪户人家,可以避免这些让人心里发麻的情节。我们知道人会老去。我学不会如何经营感情,一直过得十分窘迫,情绪也脆弱而敏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一定是把找墓穴这些事情,当成非常遥远的未来。父亲想找一处墓穴的事,是通过我母亲之口,传到我们耳朵来的。我被这忽如其来的提示惊醒,一时陷入尴尬。在我才三十岁的经历中,忽然触及此事,叫我手足无措。

我抬头打量母亲,心里微疼,已经有多久,我没有认真面对母亲父亲。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稀疏。他们老了。所以考虑最后归宿,便觉得理所当然。只是我们,作为晚辈不能接受。我们之间的生活距离,不到四十公里,但只在周末,才有心走得近一些。然后,又可能呼朋唤友,还有足够多理由,把我们分隔,使相处的时间支离破碎。我们不忍直视父母老去,但又无从逃避。父亲心里很着急,可能他自己已经有些察觉,但我们忙碌又麻木,忽视了老人发来的信号。

他购买墓区的一对墓穴,我们没有预料到,父亲次年便完成了从穴外到穴内的演变,成为那一栏第一位入住的对象。对这种巧合,也许需要忌讳,但他没有忌讳,或许还是欣慰地予以接纳。他算得上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却又在害怕什么,在

墓碑上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应该是不想在这世上留下来过的痕迹。现在除了我们,无论熟人,还是陌生者,都找不到他的所在。

后来我听伯父说了才知道,那名字,是我祖母为我父亲取的乳名。除了这一具也已苍老风化的身体,她没有给他留下其他记忆。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想象成,他是为了在最后时刻,用上母亲起的乳名,这样,就离开了天国的母亲更近一些。

每次我去拜谒他,都有新的感悟。也许是道路被拐了弯,也许是远处的空地,建起了楼房。每一次变化,都让我安心,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离我们,已千万里之遥,再找不到他们来过的痕迹,只有我们不断更新的基因,若有若无昭示着来处。我在堂兄弟引领下,到瞿溪后街一座民房中,翻开族谱,基因历历在目。一页一页,划向历史深处,我揭开宗族的面纱,发现始迁祖宏基于明万历时由福建莆田迁居湖岭。

我以为找着我的根。我们用尽全力,过着庸常的日子,虽然人生艰难,但又何尝不是激励。人世间,一定有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坚守的,风雪亦无阻。苦旅是一种修行,不必设立预期,只需顺势而为。生死意识的转变,也会带来心境的提升。人生就如一个梦,做得好不好、美不美都不打紧,重要的是否此心有悔,此情有愧。

又到春天了。茯苓糕也开始上市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在瑞安中学教书,每星期有三个晚上在学校加班,其中两个晚上坐班答疑,一个晚上开教职工会议。

春天的夜晚特别的寒冷,街上又少路灯,可我从学校回家总是怀揣着温暖和光亮。

出了瑞中的校门,便是仓前街,过了仓前街便是解放路,几步解放路右拐便是邮电南路,几步邮电南路,便可看见柏树巷,依稀的灯下便可看见老父亲在柏树巷巷口探头探脑望向邮电路。他在黑黢黢中看见一个瘦高的影子便知是我,赶紧迎上来,仿佛好几年没有见一样地紧紧拉着我的手,然后我们并肩走向老宅。

老宅中,母亲早已经将下午买的一块茯苓糕在锅里暖好,不黏不冷正好入口。至今我还认为瑞安的茯苓糕是天下第一好吃糕,那芝麻白糖馅儿又香又甜,铺在茯苓糯米粉中又沙又松,我就坐在缺了一角的破饭桌旁慢慢地嚼着,等那芝麻香气化开来,让那甜味在嘴里多留一会儿,再慢慢一点点咽下。

父亲也坐在饭桌对角注视着我吃,我发觉父亲的嘴随着我吃茯苓糕那一口一口地嚼也张开合拢、张开合拢,那喉结也随之上下移动,那巴巴的眼光是何等的怜爱和慈祥!那张开闭拢的嘴完全契合了我张嘴闭嘴的节奏。等到我吃完了,他的嘴也停止了开合,他的目光才从我嘴上移走,然后他看着我上楼,才舒坦地睡觉去。

有一天晚上学校开会迟了些,家中盘子里竟然有两块茯苓糕在等着我,我好惊喜,恰逢肚子饿,也不像平常那样细嚼慢咽了,两三口就消灭了两块,父亲看着我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满眼欢喜的样子目送我上楼。上楼后,我自觉口渴得很,只好下楼倒开水喝。

走在楼梯上,看见厨房里的父亲正用手抵着茯苓糕的棕箬,用嘴舔着那些黏在棕箬上的那一点点糕末。

我惊呆了!

原来我多吃的这块茯苓糕竟是父亲多买一块要和母亲打打牙祭的,由于我回家迟了,他担心先开锅拿糕吃,茯苓糕会凉了,会不糯不沙了,味道会走样了。哪曾想我一回家,不问究竟,两块糕龙卷风似的一下子卷进了肚子,他可不曾说半句多余的话啊!

我的父母也嘴馋的呀!可是家里的条件哪里允许买太多的茯苓糕呢!就我吃的这块糕的钱也是父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的泪一下子喷涌而出。

那时,茯苓糕一般三月开始做,到五月底天热起来就会停,并且那家食品厂每天总

茯苓糕

葛亦虹

是下午才做几笼,卖完了就歇工。所以不是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有茯苓糕可买的。

那一年春天,母亲生了重病躺在床上,我去看她,她问我:姆,茯苓糕上市了吗?

啊!我一惊。都三月了呀,我竟然好些日子没有来看母亲了。自结婚后,我忙家庭忙孩子忙工作忙玩耍,何时想到母亲和父亲啊!万分惭愧涌上心头,我赶紧说,现在三月了,又是下午三点多,肯定有,我马上去买。

我骑自行车,飞出柏树巷,飞过解放路,飞过大沙堤,看见食品厂门口的蒸笼上冒出热气来,心中顿时生出无限的欢喜,赶紧上前,买了几块茯苓糕,飞车回家。

看见我买来了茯苓糕,老父亲满脸的皱纹都浸泡在笑意里,病恹恹的母亲眼里也放出久违的光芒。我们三个人说说笑笑地吃着暖暖的茯苓糕。

母亲说:还是你骑车快,你看茯苓糕还冒热气的,吃起来特别软糯香甜,食品厂那么远,如果我去买,等我走到,茯苓糕都卖完了。

父亲说:你看我疼女儿值得吧,你说一句茯苓糕,她马上去买,换别人谁肯去噢。

天底下,就是父母的心最容易满足。其实柏树巷距离食品厂并不远啊!远的是女儿对父母的孝心呐!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瑞安忠义街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购物节,闻讯的我兴匆匆地去,看着一摊摊瑞安糕点小吃正在现场制作买卖,灯盏糕、百打糕、猪油糕、烧饼,买的卖的,吃的笑的,叫的跳的,热闹非凡。

但我的目光还是落在茯苓糕的制作上。

只见师傅把大锅摆开,锅里放半锅的水,水上面放着三层架子,每一层架子里一屉,屉上铺着已经包了芝麻白糖的水磨茯苓糯米浆,然后盖上锅盖,用火烧锅。烧熟后,把茯苓糕倒在平铺的纱布上,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在每一小块糕上放上一片棕箬,避免糕和糕之间黏着。然后一下子把纱布上的茯苓糕翻倒在蒸笼的屉上,再在雪白的茯苓糕上盖上红色的小小印章。

这时候,玲珑剔透的雪白茯苓糕就面世了,糕中间的那红色小印章特别招人喜爱,真是白里点红,与众不同。

我兴匆匆地买了几盒,兴匆匆地走着,不自觉地走过大沙堤,走过解放路,走到了邮电南路,我站在范大桥口,一抬头,一片建筑工地拔地而起,当年父亲站在巷口探头张望的柏树巷淹没在工地粉尘之中,我才想起父母离开人世也已久年了。

我提着茯苓糕的手顿时没了力气,泪水像小河似的直流进嘴里。

从今后,我的茯苓糕与谁能共?

忆祖母

黄晨升

生这些干果。每年年底去镇上捣年糕,您会带我坐着三轮卡一起去,给我买最喜欢的小鞭炮。每年年初村里做戏,您会在戏台外炸灯盏糕卖,香飘四方,也成了我在小伙伴们面前的骄傲。每当我闯了祸惹了事,害怕父母的责骂,您那儿就是我避风的港湾。

永远忘不了我十岁那年秋天,学校安排我们去奇云山秋游。前一天同学们都去店里买了一些零食和饮料当干粮,无奈家庭实在拮据,我妈只能当天清早起来做了几个白糖糯米饼给我带着,出于深深的自卑,我默默流着泪,迟迟不肯去学校和老师同学汇合。此时还得是您,奶奶,是您心疼不已,飞奔去村里小店给我买食品。尽管您只够买几个那种烂了一小块的苹果,尽管您用菜刀把小烂块挖得干干净净,尽管我后来在秋游途中从袋子里拿出苹果吃时需要第一口先咬掉缺口那一边才能不被同学看出那是烂苹果,但您给我的那种雪中送炭式的关怀,给我的那种昂首挺立般的勇气和信心,却永远亮在我的眼前暖在我的心头。

奶奶,我相信您一定有着亲眼看到孙子们成家立业的愿望的吧!怎奈愿望成了遗憾!不过奶奶,您的遗憾正在一一实现,孙子们个个都已成家立业,这几年您已经有了几个曾孙曾孙女,他们会将我们家善良、淳朴的家风传承下去的,这是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您,怎堪人隔千里路悠悠!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奶奶,也许我对您的怀念是个例外吧!

青是让我开窍用劲的地方,也是让我懂得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智慧,更是让我懂得如何面对生活。

雾气缥缈

青稻吐穗

灿黄铺向天边

逆流而上

走向学堂

忘了长大成人

但爱很长

怀念戈正文老师

郑明豹

清明节快到了,准备回家乡祭拜已故亲人。但是,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的语文老师戈正文,他是我一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戈正文老师是瑞安城关人,浙师大高材生,时遇青上山下乡,他主动请缨到西部山区的湖岭中学。他是一位出色的语文老师,教学很敬业,经常讲课到第二节铃声响起,下节课的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他才匆忙结束这节课。城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想请他去执教,别人削尖脑袋往城里调,他却不肯走,说湖岭人杰地灵,有很多好苗子。戈老师在辅导作文方面非常有名气,他带班的两个学生曾获华东六省一市作文一等奖。好多家长托关系、出钱找他,但都被戈老师拒之门外,他只辅导他带班的学生。辅导学生的学习资料,都是他自掏腰包,没向学生收过一分钱。他对自己却很节俭,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便是他最好的衣服了。

记得一年暑假,我去黄山姑姑家玩,回来写了一篇《黄山日出》,被戈老师在课堂当范文读,开心得我一夜没睡好。后来,戈老师开始组织我们班二十几位同学办墙报,并在周末办起了作文培训班,培训班是免费的,他还经常带一大堆书过来借给我们,在他的影响下,班级里掀起了爱好文学的热潮。

我喜欢种花,尤喜菊花。菊花打蕾快要开的时候,却被弟弟掐了花蕾,拿去办家家了。为了纪念心

爱的菊花,我真情流露,写了一篇文章,戈老师看后,让我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寝室,除了办公桌椅、一张床,满屋子都是木头钉的书架,堆着满满的书籍,仿佛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看我到了,便拿出我的作文本,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让我再做个生物实验,说菊花遭雷击后,给予一定的温度,让它安全过冬。第二年春天或许还会开花。他还给了我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生物基因变异的书,并叮嘱我一定要细心观察,每天做记录。问他为什么要看生物书,他却说:事宜密成。

语文老师教我生物?我半信半疑,反正喜欢菊花,试试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我认真看书,并给了它安全过冬的条件,把这盆菊花放在房间里培养,给它浇水施肥,这盆菊花也争气,精神抖擞,打蕾吐黄,春天里还真开出菊花。我开心地捧着菊花跑到戈老师那里,他笑着拿出我那篇文章,然后告诉我哪些地方还要修改。这篇文章我改了一稿又一稿,到第十稿,他才满意地点头。

戈老师选了我们班三位同学的文章,参加浙江省中学生作文比赛,投稿两个星期,杳无音讯。一天,戈老师叫我去折一枝桃花插在菊花盆里,拿到照相馆里拍张照片给他。问老师缘故,他只是狡黠地笑了一下说:事宜密成。此后一周,我总是坐卧不安。一天在上英语课,戈

老师跑到教室,满面春风站在门口,英语老师知道戈老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就请进来。戈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我们班三位同学囊括了浙江省中学生科学文艺作文比赛一、二、三等奖,同学们欢呼一片。后来才知道,那张照片是作为科学文艺作文比赛的证据。

此后,戈老师被教育局调到教师进修学校,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文学社。随着高考临近,我由于偏科,无缘大学。戈老师知道后跑到我家里,让我复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语就是我高考的死穴。我跟戈老师说,我爸让我跟他做建材生意。戈老师听后鼓励我说:现在正是市场经济初期阶段,你去商海闯荡也很好,有空练练笔。几十年后退休,再回头写回忆录,你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许能出一部好作品。

这几十年和戈老师经常联系,他不是在学校上课,就是下乡做调研。有一次,一位老板托我找戈老师,愿意出一千元一个小时辅导他的孩子。他说:我哪有时间啊,我也得对得起教师进修学校的那份工资吧!就这样拒绝了。老师生病的时候,我们几位学生去看望他,给他红包他却一概不收。他去世时,我正值出差欧洲,未能送老师一程,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正值清明节,写一篇文章,以怀念我最尊敬的戈老师。